

荷色湖光中的王冕

蔡小容

王冕的名字，最初出现在小学一年级的语文书里：“古时候有个人叫王冕……”他是一个真人吧，小时候给人放牛，一边自己学画荷花。夏天的傍晚，雨后天晴，湖中的十来枝荷花，“花苞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儿童诵读，书声琅琅，这两句记忆犹新。到夏日荷塘去看，果然是这样，水珠就像一颗珠子，晶莹圆润，滚来滚去，荷叶只是它的托盘，滴水不沾，纤尘不染。荷花美得不可方物。

多年后我读《儒林外史》，第一回就讲王冕：

……一阵大雨过了，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渐渐散去，透出一派日光来，照耀得满湖通红。湖边上山，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得可爱。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

原来王冕是小说里的人？古代白话文改写成小学课文，语句更加精炼上口，成为深植的母语潜意识，画荷的王冕已是一个童蒙皆知的经典形象。王冕确有其人，为元代著名画家、诗人，生于浙江诸暨，幼年替人放牛，自学成才，拒绝出仕，隐逸深山。一生喜好梅花，种梅、咏梅、专攻画梅，所画梅花花密枝繁，健劲有力，生机盎然，尤善用胭脂作没骨体，别具风格，并有传世名句：“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小说里的王冕，由画梅改作画荷，人物的风骨精神则一。

王冕七岁丧父，十岁辍学帮隔壁人家放牛。日子应是艰难，可是看书中描写，只觉惬意。放牛不算件苦活儿，若无专门人手，做农活的同时顺带着也放了，雇个孩子专做这事，是宽厚人所为。这隔壁的秦老，只让王冕每天把牛牵到湖边去饮水吃草，他在旁可自在玩耍。王冕心性本是爱读书的，他安慰母亲说坐在学堂里也闷，倒不如放牛快活，要读书，依然可以带了去读。他果然就把书系在牛角上一同出去，到了湖边，几十棵杨柳树下芳草青青，凉风习习，牛吃草，他看书。他看些什么书呢？每天秦老给他买点心的两个钱，他都攒着，抽空到村里学堂找卖书的小贩买几本旧书。乡间的书贩，想来卖的书十分有限，但也许古代出版不易，能出版的都是典籍。王冕读这些书，有不懂的，就请教村塾的先生，如此三四年，他“心下着实明白了”，到了快二十岁的时候，他已经“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这个境界，莫说一个牧童，即使是不问外事专心向学，并有名师指点的读书人，

刚看了《无间西东》，我就说，这是一部只能看、不应该评论的电影。可是，倘若要说出点理由来呢，就等于评论了。所以，还是不说了吧。

到现在，很长时间过去了，那么多人物都在记忆里逐渐黯淡下去，倒是那个死于无意义的人，还是时不时地浮现在眼前。有一些话，好像非说不可。既然如此，就不得不说了。

总的来说，《无间西东》里的人物，大都自带光环。换句话说，他们的生命都是有意义的。你看：

水木清华读书求学，是有意义的。西南联大弦歌不辍，是有意义的。投笔从戎为国捐躯，是有意义的。鞠躬尽瘁教书育人，是有意义的。置身沙漠制造核弹，是有意义的。支援边疆救死扶伤，是有意义的。热心公益扶贫济困，是有意义的。如此等等，都是有意义的。

唯有那个投井自尽的师母刘淑芬，她的生与死都是无意义的，乃至于没有多少人想要谈论她，好像她的生与死、对与错，都不值得一说。

真的是这样吗？很不幸，好像是真的。

在王敏佳给她投匿名信之前，她的生活就是无意义的，任她怎么折腾，也是一潭死水。她的丈夫，只有在结婚证上才是她丈夫，一个全身心扑在工作上的中学语文老师，对她根本就没了感情，冷漠到了极点：两个人过日子，就连吃饭的碗筷、喝水的杯子，还有盘子碟子之类，都是分开的。不管她怎么吵、怎么闹，甚至动手，他都逆来顺受，不予理睬，对于她在床上的暗示，也完全没有反应。很难想象，对学生那么热心的许老师，怎么可能对自己的妻子这么绝情？可是，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在外面、在家里截然不同的人格分裂，太多了。

本来，他们也曾有过琴瑟相谐的好时光，虽然在电影里只有几秒钟的闪回。好像是在回忆里，抑或是她的想象，那又有什么区别呢？反正对她说，那段时光就算曾经有过，也跟没有一样。她用自己在纺织厂的工资资助他去上了大学，知识改变了人生：他觉得他们之间有了差距，提出分手。我们知道，这也是真实的，就在我们身边，不计其数，不同的只是

也难有几人能达到，而史上的王冕确乎靠自学成了一代名家，其间自有奥秘。书画同源，他读书的途径，与习画的方法，是一致的，可由此而知彼。

却说王冕那日看到湖里的荷花，不禁出神想道：“古人说‘人在画图中’，果然不错，可惜我这里没有一个画工，画这荷花，也是有趣。”又一想，“天下哪有学不会的事，我何不画它几枝？”他就把积攒下的钱，托人到城里带些纸笔颜料回来，对着荷花，开始画画。刚开始，自然是画不好，他平素也写字的，而眼前刚拿起的笔是作画的笔，有着另一种陌生法式。字是规矩的，也可以不拘；画是自由的，也包含绳墨。字唯有墨，画兼有色，调墨弄彩，还有水的渗入，浓淡变化、氤氲效果在于水的调度，浓淡变化、氤氲效果在于水的调度，笔的轻重、提顿、方圆，都在拿捏中；线条也有了力量，花朵柔若无骨，其实有骨。三个月后，他画的荷花渐渐有了些意思，再久之，荷花的颜色精神无一不像，就像从湖里采来的一样。纸上的荷花比湖里的荷花更精粹，它经过了提炼，表现了花朵最美的意态。

王冕当时只是个乡间少年，生活清苦，想法单纯，而当时的环境，似乎能容许他以自己的方式追求理想。他想读书，买书看就是了；想学画，买来纸笔颜料画就是了；等他画得好

了，乡人们就拿钱来买，一传十十传百，诸暨县都晓得了他善画荷，争着来买，他因而能够不愁衣食，供养母亲。十七八岁上他就不再给人放牛，每日画几笔画，读古人的诗文，这是非常理想的文人生活了。

连环画《王冕》，由名家林岳、刘旦宅绘制，画家绘画家，画中有画。我最喜欢第 24 幅——一幅荷花始画成，贴于墙壁，王冕侧身坐在书桌前，抬头凝视自己的画。画上的荷花神完气足，画外的王冕气定神闲。我们看到的角度是他的后侧面，隐约可见他的神态，那微垂的眼睫、声色不动的嘴角，包含着倔强而从容的性情，与他画的荷花互相映照，“物”与“我”彼此对视。书桌旁的窗外，挤着几个乡民，他们凑在窗前看王冕的画，眼光里饱含赞赏之情。在这里，有一个问题被忽略了：此时，王冕的声名尚不出县城方圆数十里，那么他的画是在什么尺度上符合了县城人物的眼光？从《儒林外史》的叙述看，王冕的画最先是得乡人赞赏，声名传开之后，有位高权重如危素者对诸暨知县断言：“此人将来名位，不在你我之下”，不同受众的品评标尺、趣味，似乎达到了一致。中国画在元朝以后，由于士大夫思想的消极，导致鲜艳的色彩一天天在画面上衰退，占据主导的是惨淡颓废的情调。早在宋朝就有画家写出这样的诗句：“雨里烟村雪里山，

看时容易画时难。早知不如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可巧，史上的王冕首创“以胭脂作没骨体”，《儒林》也写他托人买的颜料是“胭脂铅粉之类”，不论他画梅画荷，这一抹鲜艳夺目的胭脂色，在元朝画一派的灰暗、浅绛、冷逸、苦涩中，的确令人耳目一新，王冕画之雅俗共赏，可以从这个方面来解释。

有一个情节原著里没有，连环画里有，加得很好——农忙时候，王冕也帮人下田插秧、锄草，干些农活。插秧是个苦活，农时一刻误不得，整天地躬身弯腰，一天下来腰都快断。而插下的秧苗，青翠碧绿，一行行间距整齐、错落有致，很有美感；插秧的过程，紧赶慢赶中，一再重复的动作形成韵律，渐渐熟练，熟极而流，眼明、手快，轻巧、灵便。这劳作中暗含快乐；直起身来，看一棵棵秧苗的姿态也是欣悦、昂扬。假如王冕不做农活，每天仅是悠闲放牛，只怕他的画会缺少些根基，缺少了从譬如插秧中领悟到的某种真谛——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他成年后的隐居生活，也是白天务农，种植豆、粟、桃、杏及梅花，晚上作画。

连环画第 27 幅与第 24 幅构图很像，但三幅之隔，王冕的形容已成熟许多，是一个青年人了，气质方朴，神情端凝。他正在案前作一幅士人的画像，四壁墙上贴着他画的梅兰荷菊。

连环画家也同样精于水墨，这画中的四君子图，笔墨浸润而苍劲，布局疏密得当；王冕正在执笔作的画中人神情萧淡，衣着简括，也是一位高士——倘联系下文，有可能是屈原——画家笔下的人物，常常很像他自己，是他的心灵影像。

浙江诸暨山水秀美，有“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水木清华、山川映发”之美誉，王冕生长于此地，可谓得天独厚。他年已弱冠，奉母至孝，每当花明柳媚的时节，他就执着牛鞭，架起牛车，载着母亲出去游玩。他自己则仿照《楚辞图》上屈原的衣冠，造了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穿戴起来，口中吟唱，惹得乡村孩子三五成群地嬉笑追逐，他也不以为意。他的学问已养成，同时性情孤介，既不追求官爵，又不交纳朋友，终日只是闭户读书，沉潜于自己的道德艺术修养之中。这样一个人物，作者把他放在《儒林外史》的第一回：“说楔子铺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以这位充满理想色彩的艺术家和隐逸之士的标准作为全书评估、针砭各个人物的依据。

作者改史上真实人物王冕的画梅为画荷，改得巧妙，也是信手拈来，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相仿佛。乡野的牧童，放牛于湖边而见到湖中荷花，自然而然，无比协调，此处荷胜于梅多矣。七泖湖畔的湖光荷色陶冶了王冕的心灵，让他体悟到“人在画图中”——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天人合一的意境；“花苞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的景象，细腻传神、生气灌注，又以一种玄思禅境，蕴含着微妙的哲学启蒙。王冕画荷，悟出了天地间的至理，同时，缘物寄情，荷之亭亭净植、出污泥而不染也是他自身人格的映照。

2018，4，8-14

筆會

谈艺录

《王冕》，吴敬梓
原著，林岳、刘旦宅
绘，上海新美术出版社 1955 年初版。

视那些人物，我们发现，有一个人有点例外。那就是王敏佳的同学和同事李想。他跟她一起制作了那封匿名信。后来，为了争取到支援边疆建设的光荣使命，他退缩了，没有站出来跟王敏佳一起承担责任。他的自私和懦弱，把他支援边疆建设的奉献精神的内里销蚀殆尽，只剩下一层皮。好在他的良知未泯，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错了。他对自己有反省、有怀疑、有批评。他对王敏佳的愧疚，以及陈鹏给他的忠告，使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知耻近乎勇”的含义，也让激励他支援边疆的奉献精神得以具体落实。他付出了生命，赎回灵魂。他的付出当然是有意义的——不要说付出生命，在日常生活中，为别人付出点点滴滴，也是好的，都是有意义的。

相比之下，在师母刘淑芬眼里，或者说，她的执念所系，只有她自己和她的丈夫两个人。要知道爱情这东西可以说是人类最伟大、最美丽的谎言之一。如果爱情的作用只是让两个人结合，生活在一起，那么，它与本能有什么区别呢？动物没有爱情，也可以结合，也可以相守。人之所以为人，体现在爱情和婚姻之中，至少也得要两个人的结合让彼此都变得更好，且不管是不是养育出更好的人。而在她身上，我们看不到这种向上的迹象。她不断吵闹、发作，证明自己是对的，被亏欠的。许老师当初对她的承诺被她当作债务捆绑在手里。这样一个人，即使他不变心，不提出分手，她也能找到各种理由不断吵闹、发作，证明自己是对的，被亏欠的。这是一种弱者思维，出自一颗虚弱、贫乏、让人怜悯的心灵。她从来没有想过许老师为什么提出分手，究竟有没有一点合理的成分。她也没有想要自己变得更好一点。我们没有理由用胡适善待结发之妻的榜样来要求许老师，因为道德只能用于要求自己。而要求上进乃是人类从直立行走以来发展至今的原动力，超乎一切道德之上，或者说是一切道德的根本。

诚然，归根到底，生命本无意义。因为，生命是生命，意义是意义。然而我们终究还是愿意选择赋予生命意义。那些生活毫无意义，最终归于无意义的人，太可惜了。

说到对意义的疑问，回过头来检视那些人物，我们发现，有一个人有点例外。那就是王敏佳的同学和同事李想。他跟她一起制作了那封匿名信。后来，为了争取到支援边疆建设的光荣使命，他退缩了，没有站出来跟王敏佳一起承担责任。他的自私和懦弱，把他支援边疆建设的奉献精神的内里销蚀殆尽，只剩下一层皮。好在他的良知未泯，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错了。他对自己有反省、有怀疑、有批评。他对王敏佳的愧疚，以及陈鹏给他的忠告，使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知耻近乎勇”的含义，也让激励他支援边疆的奉献精神得以具体落实。他付出了生命，赎回灵魂。他的付出当然是有意义的——不要说付出生命，在日常生

你看,那个无意义的人

朱生坚

各个故事里的男女主人公所在位置。在这个故事里，刘淑芬不肯放弃。她去学校闹，闹到了他不跟她结婚就会出人命、让他失去工作的地步。迫于这样的压力，他们生活在一起。

事情再清楚不过了，许老师把他的工作视为他的全部，他的人生价值和意义就在于此。他之所以跟她结婚，只是为了保住他的工作，维护他的人生价值和意义。我们无从得知他是否另有所爱，我们能清清楚楚看到的是，他对妻子的冷漠之中有一种骄傲：他跟她结婚，完全是他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牺牲了自己想要得到的幸福生活并且承受着眼前这种生活的痛苦，所以，那是一种为理想而献身的骄傲。他用这种骄傲支撑着他的绝情和冷漠。而她的折腾、打闹，她给予他和她自己的痛苦，这一切只是陪衬和光环，围绕着、烘托着他的理想，他的工作，他的事业，他的生命的意义。他们俩就这样结合或纠缠在一起，形成了恶性循环，就算没有他曾经教过的好学生王敏佳来搅水，他们也只能在这个漩涡里转，越转越深。

没有人会认为这样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吧？那么，是不是同样没有人认为，她的执着是有意义的？

电影到了十几分钟，推出他们俩的一次争执。许老师为自己辩解：人就不能变吗？为什么别的事情都可以变，就这个不能变呢？唉！看到这里我差点一巴掌拍在旁边那姑娘的腿上。说什么“从前慢”，什么“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人心从来就是如此。可是，师母歇斯底里般地发作：不行！说了一辈子对我好的，就是不能变！

那一刻是这部电影给我的最强烈的震动之一。我只记得眼前一黑，耳边听到张国荣的声音：

“说的是一辈子！少一年，一个

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是一辈子！”

无论长短，对每一个人来说都一样的一辈子，程蝶衣的意义在于唱戏，许老师的意义在于教书育人，而师母所固守的意义，在于她曾经有过的爱情。那是她认定了的、永远都不能改变的东西。她当然不能接受许老师说的：人是会变的。这样的执念，让我们怎么说才好呢？我们怎么好意思说她错了呢？

如同困兽犹斗，忽然间灵光一闪，师母找出了匿名信里的蛛丝马迹，进而奋力反击王敏佳对她挑衅似的批评。那封信实在过于傲慢，居高临下，用的是大字报的腔调，根本就不是调和矛盾、解决问题的方式。而师母对王敏佳的愤怒和怨恨里面带着她从许老师那里受到的委屈。她想要以自己的方式捍卫已然无法弥缝的生活。她孤弱无援，近乎本能地抓住救命稻草，别无选择地依赖于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社会体制和群众运动。它们的力量曾经让她成功地夺回了丈夫，现在，眼看着就要让她第二次成功。谁也没有料到，这些盲目的力量没有方向，没有约束，过了头。师母本来只是想要以牙还牙，通过羞辱和践踏王敏佳，彰显自己的光荣。让她无法忍受的是，站在板凳上接受批判的王敏佳，竟然莫名其妙地露出了一丝微笑。对她来说，这是来自有知识者的轻蔑，她在许老师那里已经受够了。她可以永无止境地忍受丈夫的轻蔑，却无法忍受这个小姑娘，这个在年龄、相貌和学识上都占优势的假想敌的轻蔑。她的爆发是再自然不过的反应，而她的爆发使得那一群以凑热闹和窥视癖的心情被动员起来的乌合之众在暴雨来临之前的闷热空气里有充足的理由通过肢体动作宣泄他们的烦躁，当然，表面上的理由是同仇敌忾，捍卫师母的尊严，也就是捍卫他们共同的、近

高邮大肉圆

苏北
(外二则)

高邮大肉圆很好吃。特点是嫩。肉圆极大，大若一个美式台球（不是斯诺克那种小的）。一个肉圆下去，非体力劳动者不能为；如我辈书生，一般都是两人分食一个。为何要做这么大呢？没有道理可讲，仿佛大肉圆就该这么大。

在高邮见薛师傅做大肉圆，仿佛一个工艺师在做一件工艺品。也是，美食也是一种工艺。薛师傅不是厨师，他做菜纯属业余爱好。就像有人喜欢钓鱼，有人喜欢溜鸟。薛老爷子喜欢做菜，尤其喜做高邮大肉圆。

儿子来了客人，一般要提前一天跟老爷子说。第二天一早，薛师傅就上街。“做菜首先是选材。”要选前胛肉，在前胛肉中，选头三刀。“第三刀最好”。做大肉圆要用五花肉，肥瘦各占六四。肉必须入工在砧板上划，机绞味减一等。肉内也有讲究：细切粗斩。——斩细了肉的纤维被破坏。

做大肉圆一定要加鸡蛋。再讲究些的鸡蛋清最好。一般一斤肉一个鸡蛋。鸡蛋打在碗里，用筷子去搅匀。搅蛋清要一个方向搅，不能来回去搅，否则“起毛”。搅到没有颗粒，手粘上去有一种黏手的感觉。将搅好的蛋清倒入斩好的肉中，加入生姜（切成米粒大小）、小米葱（当地一种极小的葱，山东大葱不行）、糖、味精和适量的盐同拌。拌时要多加水，这样才嫩。大肉圆就吃的一个嫩。“老的掉在地上都不散，那个肉圆有什么吃头。”

同行的汪朗，是汪曾祺先生的公子，也是一位美食家，著有《食之白话》和《刁嘴》，在做菜上也有一些手段。他见薛老先生在搅拌时不断地加水，甚为纳闷：“我加这么多水，肉圆就散了。”

“要嫩。不这么嫩，口感不行。”薛老爷子掂起正在搅拌中的肉，又加了半勺水。

肉圆下锅。汤中将斩肉时削下来的肉皮放入同炖。肉皮很重要，是胶质，增加黏性。拌好的料抓在手里，“团”肉圆时要来回倒，不知“倒”了多少回，还“倒”还边沾水。——淀粉水，用红薯粉，不能用菱粉和土豆粉。粉水消（薄）稠要适中，消了不起作用，厚了也不行。沾水的作用是让肉圆快速凝固。

肉圆先要用大火猛炖。之后文火慢煨。火不能低于两个小时。小火，不能歇，慢慢煨它。

“这个菜是费工夫。可是做菜不带感情去做是做不好的。”肉圆起锅时，薛老爷子手捧一碗盛满的肉圆。肉圆香气溢满厨房，我们口水都要流下。

赞曰：高邮大肉圆，名声播四方；撷起来硬，吃起来嫩。

雪花豆腐

雪花豆腐要用卤水豆腐做，即盐卤豆腐（石膏豆腐不行）。黄豆用小黄豆，那种大圆豆子不行。

卤水豆腐也只用心子那么一点点。豆腐不沾砧板，只在手心里切。下刀要稳，要快。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一定的细度，才能吃出口感。切成麻将猴子大小。不能切碎了。在放大镜下看，要每块小豆腐都有棱角（没有棱角，就像面糊糊了），吃在嘴里要磕磕绊绊，才有感觉。

雪花豆腐要高汤。老鸡汤最好。肉汤或者鹅汤就不是这个味了。

吃雪花豆腐要小心。它不冒热气，可是吃起来烫得不得了。

雪花豆腐的特点是：嫩，鲜，热。

青菜汤

两棵小青菜，洗净。烧一锅清水。把青菜倒进去，不放盐。烧两滚，青菜变色了即可。

青菜汤，就得是清汤。放盐，把青菜本味破坏了。喝青菜汤，就喝的是它的本味，自然味。

也可以放一点点姜丝。

如若在外面不小心酒喝多了，回家弄两棵青菜，熬点汤，喝下去，马上就好。

2018年3月2日